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定宇集卷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賈鈇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劉能

定宇集卷十七

元 陳櫟 撰

別集

胡容齋四書發明序

子夙聞新安爲朱文公闕里學子必有能傳其學者出守茲郡閲屬邑之士休寧陳君櫟字壽翁延祐甲寅科舉初興鄉試與選將會試以病不果行遂老于家得大肆其力於四書一以文公絶筆更定之本爲正而發明

之儒學錄山陰王君汝錫為之校正謂其所編能發宗旨精微而蒐隻字冗泛無坊本語徒詳擇不精之弊造物尼之于前而昌之于後不為無意者當今表章理學啟迪士心使盡得覩之而講習有助焉提調學校宣明教化予職分内事也將索而刋之以壽其傳其于世教亦豈小補哉泰定三年丙寅六月朔旦正議大夫徽州路總管兼管内勸農事邢臺容齋胡元序

曹弘齋四書發明序

自朱文公四書行世學者童而習之或病其不能驟通也爲語孟句解取集註語裂而附之刋本如麻數十年比比然其體弗類且於一章大旨闕焉休寧陳君壽翁爲論語訓蒙口義以示曾涇曰吾以是詒其子若童子生句釋之章旨亦具不敢繁欲訓蒙也不敢求異一本文公之說涇得壽翁于文字間斂袵久之恨未識其面一見心降亟讀之其于文公之說如李光弼代子儀軍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氣象加精明焉壽翁于是爲

文公忠臣矣集註外元有或問其後又有勉齋黄公通釋壽翁疏而貫之且不費辭是其可尚也已卷首學習孝弟二章聫以警語殊有理於上智下愚不移謂是只言氣質非言變化氣質大是清峭他皆此類至山梁雌雉上下文一段能坦然明白通言之又可喜也予所見僅九篇窺豹一斑如此壽翁寶之豈惟可以訓蒙將白首紛如者亦為之醒然涇其一也安得併二十篇借抄一通用自怡翫以授城南之讀元貞柔兆涒灘之歲春

上丁里晚學曺涇拜手謹書

曺弘齋深衣說跋

嶶士自淳祐壬子歲魏公静齋克愚来為守始知服深衣葢由特制賜紫陽生涇在列焉静齋之先君子鶴山先生精於經是必合法自是同儕轉相倣慕人具一通學校期集用准襴襆以為簡便然習而不察一仰成于縫人行之且五十年而予亦六十七歲耄矣其不察猶夫人也陳君壽翁以舊説見教訓故叙次若出于其自

為言而未甞不本之先儒要其歸于經意卒無背也其為說字字研審其大節目則曲裾圓裾之辨衣裳幅數連屬之當令人一見煥然至于以二句十四字為續衽鉤邊之訓酷似孟子說詩例比呂氏尤為峻潔而鄭氏之云亦可因是推之以還本旨然徵壽翁鄭意晦矣嗚呼兹古大人格物之學也人人于讀書遇事平心而玩觸類而長如此亦何經之不可窮何理之不可通而何事之不可處哉豈特深衣一節也大德庚子秋八月弘

齋書涇跋

龍盧陵增廣通略序

新安俞子懋氏典戎�于禾川之上暇日出其鄉先生定宇陳氏所編通略一帙以示予曰先生此書明白簡要將便學史者之初今鋟諸梓以行于時子為我序之云惟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一書扶持人極有光諸史至矣備矣而朱文公通鑑綱目實據夫司馬公之書且示夫書法焉二書行世炳若日星然而學者非假以年

歲之積微辭奥旨亦孰見其涯涘哉今觀夫通畧之編起于伏羲之世迄于宋祚之末其于歷代帝王之行事世系之源流人品之髙下與夫治亂之跡脩短之運莫不撮其精要之語而縄貫之簡則不至于脱畧易則不至于放失使盈架之書若可以探諸囊歷代之事若得以指諸掌于初學誠為有補雖然陳先生者朱夫子里人也子懋與先生又同里而子懋以文士即戎于吾邑當軍事從容之時而獨能致力于史學使君子之道得

以淑諸人鄉先生之書得以傳于世賢哉子懋之用心也吾邑有水窓先生劉益友氏所撰綱目書法若干卷有功于朱夫子昭昭矣其書行于海内六十餘年鄉邑遘燬煨燼相望雲幸以老病歸山不能為水窓新其板籍收其亡書使得與新安諸書並行于世惜哉今雲為子懋序之者適有以寄愚之悵云前福建等處儒學提舉廬陵龍雲謹序

胡雙湖與先生書

日辛易奉狀隨領教答三復無厭垂報目疾作楚張堪損讀一方妙甚某弟及知誤投謬作致使增劇愧以萬也今想洗光咸池之日月矣尚惟刋曉慰此拳拳所和敬存詩大好末意正得朋友相與之道但青眼目成莫啟其疑心如何尚未附行也大成殿記難看文晦看出方妙後生難與讀通釋貼出見教者五行不得土不能各成一器蓋以質言形而下之謂之器是也非指器用之器言河圖言行合者如一與六合乃水行之類洛書

言位合者如一北九南乃方位之類恐作者之意是如
此分今後惠書告免師席二字某與先生爲斯文至交
只當以兄弟之情相與才過一字便非所宜蒙也至禱
至禱日来理會史要每作一代看巳分明却一二日内
不肯下筆忽然得勢成又不難必數日方成亦自莫曉
尚惟有以警策之幸甚

又與書

某端肅加拜申定宇先生集賢尊契執事台座前某癸

已冬師易拜書納交于執事甚懼屢略甲午仲夏甫得拜領三月初六所賜還教披味無慮十數亟題其後曰予讀定宇陳君所答書繾綣之情箴規之意匡救之心流動筆端使人把玩不能去手余朋友交際多矣愛不忘規未有如斯人也孔子曰益者三友今于定宇乎見之何當決此片雲抗手奉呈大雅之編考評叩擊求為真是之歸之為尤決也姑識之尚猶他日宿此意于腹臆兩年矣今茲雅頌已成所得益多欲一携呈莫果前

月半後賀強翁提舉望鱣堂僅餘一舍極謀前詣因循意莫能遂願不通之咎難以自文奎壁麗天惟加額首某所作雅頌一是本義規模集傳之下次以附錄又次纂註間又次愚謂區區不堪泥毛鄭以来舊說只是因本来字義涵泳其旨意為之訓釋如牛羊腓字之引易咸其腓訓之為足肚如崇墉言言引于時言言訓為言議如有周不顯與不顯不承於乎不顯之類皆只解作不顯意味似覺深長如履帝武敏歆意欲本嚴氏旅毛

氏之說附于後其閒文義尚小有不同于嚴氏此類尚多未易枚質之得與經存亦頗以為通暢獨恨未能一一求教于執事以定其可否耳今決擬開正入閩分付刋印彼中幸有熊先生者可以相訂決不敢輕易也昨所賜髙和實為絶唱第某不敢當重不敢當耳圖書辯細膩詳密無毫髮遺恨真可為紫陽夫子吐氣亦可少見吾易之有人矣陽虛陰實之說尤為謬妄何異老佛異端之學某見亦作一辯以排之恨無孟韓筆力摧陷

廓清以羽翼吾聖人之道耳謹此求教過尊目後有未
盡處更乞為之恊力以濟尤妙尤幸某詩解見謄去數
段如不合尊意便于直以賜教無回護無隱默是所望
于吾定宇之賜也即當改正不敢諱疾忌醫惟先生首
肯之立俟立俟等于台炤某頓首再拜

胡雲峰與先生書

某頓首再拜路教聘君老先生定宇函丈前月半間嘗
奉書相答且再四囑之伯敬毋致浮沉今未審已徹尊

覽否惟是草率深虞不謹老先生恕之可也茲因族家
遣人取齋心閒之巳更深矣老眼燈前愈覺昏花拜此
彌覺潦草然有此的便坐失之又不可所呈前書請教
切干一一批示求借老先生所著四書就付齋心以来
尤幸尤幸或簡帙重大權且教以庸學可緣某借閱為
通旨一書必欲得老先生者附于諸家之列切乞勿外
某顒竢之惟是年来老成凋謝老先生斯文碩果某不
得以時叅請是自棄也幸而族家託眷名閒往還不乏

尚干因風賜教有一鞕其不逮是所願望或者不賜鄙

斥惠然為諸生一来尤所願也臨楮不勝拳切菊花將

開伏干為悅節自重伏丐尊悉

又與書

某伏自初夏辱尊翰念欲奉書以報乏便弗果肎賜来

甚喜謂此便最的暨其歸也又莫之知以故凡欲言者

鬱鬱不得吐然而尊仰則不晣夕間也此月蔫承教墨

謹畫一拜復于左

一明經課文頒目蒸鑒揭曉後遠朋競来觀録莫不唶唶然稱嘆曰年將七十而所評諸卷自首迄尾蝇頭細字批過何其眼力之老而明如此也是是非非無一字差前前後後無一卷舛何其心力之精且健如此也使鄉試會試有考官如此何患無竒材者出耶公論如此非某一人之私此等處正自用訣之一字不得某不敢也

一預賞名姓經疑第一吴性初鄉閭羅田人胡敬存嵩

弟亦嘗從游于炳文第二名胡德弘某姪孫也向者所取醉經兩次魁選即其人是也第三名王鶚仲儀之子四五六陳子文金復初朱升第七胡仁壽某曾姪孫第八名程興賢第九孫祖皆鄉間人第十王伯翥德輿人第十一俞闓此卻饒州老儒王葵初之筆去年饒有課試卷子極多某司評此生書易居魁亞其人可知矣今先生批其一問云所見端的與區區寫註疏者不同二問云非有所見不能合二章而

一之于是知其所見與先生略同私自以為喜王希旦俞明葵初饒州德興人有易學摘編

一仙鄉所發卷子某恐尊見以為疑故有撥出此數卷之說今考評至公至明有何可議者詳觀陳子文及朱兄經疑雖置魁亦可也前幸在郡泮得觀諸兄之文懼其失之太多今能簡淨如此可喜可喜有王伯麒者云此兄欲来訪果然尤幸尤幸

一所取真如稱上之稱過銖兩不差但經疑第一中有

二句云曰時者自艮卦時止時行得之曰權者自巽以行權得之某未免僭越為除去此二句葢謂權者孟子意自夫子而得可也若時中與時止時行皆夫子意雖是小疵要必去此方為無瑕之玉況此篇無此二句文義正自足未審尊見以為何如乞報示為幸

一承下問曰本義乾九二剛健中正莫是剛健得中誤筆作中正如何某謹答曰凡言九五剛健中正六二

柔順中正者易之正例也乾九二剛健中正者變例也程子曰中重于正正有不中中無不正本義蓋取諸此然又非特程子意也爻之為九二者凡三十有二乾九二其始也未濟九二其終也未濟云云非正也夫子曰中以行正况乾六爻皆言聖人事九二龍德正中本義以剛健中許之恐非誤也每見以為是否乞批教

一丞下問曰九三爻下云云某謹答曰按本義云九陽

爻三陽位重剛不中在下之上乃危地也此全是解

厲之一字葢以三之地位言其有厲之象也乾本是

剛之純健之至九三居上下乾之間又以剛居剛性

體剛健所以有乾乾而惕之象也三之象也三之性

體如此而其地位又如此故有乾乾之象有惕之象

厲之象本義于文只得揔此三句而言之于惕若句

絶正自不相關也㝷見以為是否乞批教

一炳文生後于先生一年體力倦甚兼有足疾㝷翰所

謂聞道之不深信道之未篤者政為其發僭越作本義通釋外常為啟蒙通義又為六爻反對論及二體相易論凡五十八篇併序六十篇但未得求正于有道常以為恨年来老成凋謝異郡有葵初異縣有先生不得以時參請如之何如之何外又見四書纂疏及集成多有差謬於是自習為一書曰四書通旨較之集成又添得數家惜不得先生發明編入一家倘有的便樂教幸幸如沐不外乞示庸學容以次請領

也某至祝至祝

一秋高氣清倘蒙先生不賜鄙外特與降臨書堂某當深衣率諸生立館下以聽文公玉山之講以聽象山白鹿之講亦斯文一大幸也玉湖于先生之意甚拳拳特令某拜此以請惟先生惠然肯来幸甚幸甚某下情不勝顒俟之至

一某每以尊墨愧汗如洗某拜答此書欲謹而率蓋體倦不覺其字之欹斜眼花不覺其字之大而潦草也

惟先生矜而恕之尊墨已呈之王壺仲儀皆同此附問起居明經諸生見某作此書有望先生俯臨之意皆預為欣躍惟先生惠然幸甚幸甚凉意方新伏望為斯文自壽并干尊焰不備

一蒙問及族弟名字此弟小名清哥名醇父字清父少某六年戊午生十一歲從某學七年而遇草命醇而敏讀書亦稍多察理亦稍密制行亦無可非弟兄中可與斯事者也因下問仰見公　好善求士之意故詳

及之

胡雲峰與先生書求考評

某頓首拜覆定宇先生尊右伏自體仁堂相與問答後不貢起居者餘兩載暨明經小試乃沐書教留之几格每一展玩如在春風中喜可知也此試應者甚衆司評實難其人益能明一經者有之兼明諸經者甚不多見士林公論皆以為未有如老先生者庸是玉湖總管特令拜此申懇切干留聽蒙所發二十餘卷若有可魁不

必嫌疑祁奚舉子未有非之者况此小試不過友朋間相與琢磨有何疑焉如必以此為嫌乞存此二十餘卷某自當銓次以附于先生所評之中卷子見此發去便乞過目仲春月末玉湖自得専緘以請以謝其詳託賔賜面禀切千勿外未間伏丐為斯文珍重不備

再與書

某迺者草草上狀深虞不謹先生非惟不督過之且諄勤賜以回翰讀之再四愧感愧感惟是玉湖皈依之故

胡辱峻却如此且先生嘗為醉經題品者再獨不能一為明經示教乎玉湖特特拜書萬告留聽竢考評畢又得再書以謝某不勝至禱至禱外去歲賓賜之来僭以通釋為餽不知過沐賜之尋覧某思之有二罪先是不能上求是正而遽爾公傳道之一也及賓賜回侍時不及拜書請教二也宇宙間未有之奇書斯言謂之戲之則可耳不敢當不敢當缺二板當俟後便印去某所望于老先生者其一字之謬或一語之愆悉望指示一語

聞則一病瘳某非護疾忌醫者楮有限伏乞尊悉不備

王仲儀與先生書

某頓首再拜定宇國博同年文去春承附問極感記存累欲奉書不知郵便遂契濶如此近抵槩川知玉湖主人以文字干藻鑑此先生餘事耳何多讓之有玉湖見親拜緘致懇便望奮筆去取次第之此理至公質諸聖賢而無疑悠悠之談無足恤也何時展晤以罄懐仰惟厚為斯文自壽不宣

胡玉湖與先生書

某頓首再拜學士聘君定宇先生某屬饜大名無由忝覩惟斯文先覺學者範模比以文會謄編上下考正家叔拜字代伸拳拳矣隨準回教未沐慨然雖信謙尊而彌光實失仰高之初意惟是僭修禀幅而固請之鑑空衡平之下妍醜重輕孰能遁其毛髮銓裁天下士可也于此何讓焉進退昭然以示矜式干瀆清崇臨楮悚悚

曾弘齋答先生書

某七月十六日拜狀後頗擬上丁可以望塵謹伺之不值也鰲峰之作決無出其右者其評如何決賞曷以某七月七日来館後整襟細讀嘗信筆數句贊之夲欲以示兒輩今不易一字僭越舉似其語曰引胡氏據朱氏先泛引春秋前後以開其端次就春秋詳悉究竟以伸其說又次旁次周禮以佐其辨又次併就四代禮樂放鄭聲一併以餘力及之以足其理遂以數句斷之無疾聲大呼而至論不可破雖春容大篇而一節一句一字

不可删學廣識高思精筆健足以行世傳後鰲峯一𨁂何足以酬之某八月三日點書圈抹後謹書于此侯示兒孫輩復之熟之以為窮經作文之法以上語可以表某敬服之真老泉曰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嗣有拜侯之便此抄在手尚可呈似兹不能改造綺語為訣却未知說得是與否耳一笑頷之此月十九日舍弟緘至賜文一宗專書一語義上六篇和詩一弁所惠舍弟和詩亟拜并讀如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感喜何可名今

書答如下

一語義之賜豈惟可以示諸孫受讀某與二兒亦得拭目以開心胸千感萬謝鷺股之封此願由中茲前未能耳

一賤生之日所追賦俚甚舍弟敢以過匠目至屢屬和所押身賓孤沓陽遲詩等字皆切本意而出人意表所畀舍弟者稱是當重緹襲之或示人以為榮事禮合用韻為謝茲且以報書為至敬

一與點之作大意雖通尚覺文字輕淺見褒良溢嗣當

請教

一虛谷集當從中全問帋數工墨費以報旌城君子亦

未至也已上大略答所問如此中全虛谷長子也

就有懇某與執事生年爭不多自量所挾遠不逮而台

翰一用事師事父執之禮實恐折福嗣告裁緘如雁行

肩隨可也某拜識若晚而相好有真不異平生至契區

區性理之僻曲謹之愚似于執事有偶同者似得窺斑

漱潤于文字間又不異骨肉至好蘒源明曰不幸生衰俗所不勝者識元紫芝也某豈任榮艷注寄之至歲事向晚除日已前音問盡且止此乎梧山先生台候清佳兹遂為松蘿山中貞元朝事獨負也敬羡敬羡茶次引忱不宣

胡玉湖又與先生書

雨中有客来訪藥香滿袖徐出台緘見示再三復之如親聆藥誨不翅也喜極感極我輩居文公鄉熟文公書

自是本分事今能使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皆家傳而人習之斯道一大幸也我輩之喜又當何如某老矣欲出而應自覺山林之味長功名之念冷欲不出則四十年之抑鬱今幸一旦如此深恐有負明時無之文體當一變庶可為後學矜式在先生與某輩恐有不能辭其責者何當胥晤相與細商之也昌黎所謂惟吾崔君一人而已者先生亦未宜多遜承諭及舊年嘗試嘗邀請石潭董丈来為銓次董丈名秀實年六十餘舊嘗代人

入太學謂鄉舉前輩似此甚不易得也全榜錄呈六百卷中僅取三十有九名而先生所發至者已中其四預賞者三耳小學亦復居亞有開必先是足為鄉試之讖矣近者鄉閭諸友以二文字來求評某各為作一篇漫寫呈似蘭叟回千萬賜以台翰庶慰拳拳齋會後自當遣人報謝并送薄賞或者台車不屑一來則如此來則又幸幸也天氣清和猶未甚熱不知執事者以為何如某脚氣發作拜字殊覺不謹胸中欲言何限不能吐萬

分之一春季題并拜呈未閒切乞倍加珍嗇以需魁擢

不備

又答先生書

炳文拜覆路教定宇鄉先生尊右前月十八日令嗣惠訪袖示尊墨披誦再三愛我教我之意藹然于言辭之表欣感可知令嗣粹然如玉綽有父風亹亹談論令人聽之忘倦於是無斁某豚犬之不肖耳惟是得書之日某不在明經比其歸也今早已回絲侍以故不及拜答

某過矣中閒一一處皆不能滿某之意某又過矣叢是二者而誅之某何辭所恃者大度有容交情有舊炤以心必不坐以辠兹恃尊愛僭有申覆今嗣留敝曲時嘗與舍姪子成乃尊玉山云鄉先生寓處有兩館端可圖也某聞之甚喜于是遣兩姪孫詣下求推轂之賜姪孫一名宗學皆性純而敏屢年館于外某區區欲其朝夕得侍典刑讀書發明當月異而歲不同以是故拳拳焉惟鄉先生其進而造就之某幸甚幸甚發明某伏讀數

葉真如文公先生之忠臣纂疏集成必得此然後可為
全書何時會晤容某卒業焉尤幸尤幸燈下拜此言不
能盡乍寒伏祈為斯文自重不備

張純愚與先生書

皇慶初元年七月下澣晚學番陽張某謹肅拜致書于
定宇陳先生秘書學士足下某嘗聞四海神交惟君曼
一人心切慕之以神交為不易逢也及讀陳正肅公責
沈篇則知公不聞程伯淳大名終生抱愧矧孤陋如某

莫能神交當世奇俊而又不自責沈諸梁可乎某德輿
吳園之張氏也先忠定以來紫樞黄閣帥節侯藩代不
乏人自今視之鉄爐步誌耳而累世所以劬躬壽後惟
在志節詞華不許子若孫少越繩準至于不肖承先世
讀書緒業何敢少懈僑居星源之中雲今三世矣郭外
無田牀頭有易弟兄子姪不以非道去貧寠携琴為學
星源抵仙縣僅二百里朋友之客仙縣者不少而定宇
先生天下士乃不相聞問甚哉僕之羞也近者蘭叟程

君来訪圖書所首傳寄聲之勤且辱稱道鄙文某何如人蒙此齒録衮褒不覺魂驚神悸面熱發赤其視足下之博雅好學謙恭待人愧死萬萬蘭叟大醫談足下文行猶未悉繼之希尹汪君碧雲舒君先後相過乃備道賢昆玉以斯文自任崇正闢邪貫穿經史子學有舊矣怡怡之閒詵詵蟄蟄之際自為師友朝家舉遺逸足下不得為在山雲也聞有語解行世他所著述必不下鄭夾漈之二十略某何當羽身即即恭拜履約請問讀書

作文關紐以豁吾壓襟哉爰自科舉廢士以詩為習倘能由黄陳遡李杜上及選騷以達三百篇之旨則得風雅正傳豈不可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而多逐晚唐格調間務為奇怪至不可以句奚有于涵泳之趣乎奚足以感良心懲逸志乎外是則或綴拾先儒陳言或自出已見或作像圖動稱著書將以釣名希爵而于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學茫無實得或又鈎章棘句彙蒐眼傾耳等語作為碑銘序記以能文辭自名而音吐之中不

聞理致深長徒覺語言棘人喉吻有文句稍順者又只
循時文窠臼無所建明何以儲胸中之經綸何益于後
學有益後學之道無他開之以四書實之以六經諸子
史續續而後略不以雜書蠱其聰明教以為人必使為
天地所不可無之人教以為文必使為天地所不可無
之文庶吾之積學及吾之所以教學者斯無愧色要知
志節為先詞華為後實相源流奈世之可與言此者甚
寡非足下其人不可也親戚雲石昆仲今年托同寮計

所得于左右必多適其出處與之參差未得致緒論今者蘭叟便羽濡毫布此聊謝寄聲自叙責沈之愧且恨不得之于神交也掛一漏萬底裏未罄老天倘欲息吾黥補吾劓則拜函丈自有期若問某平生拙作以不可傳俱不存稿旦晚收拾數篇求教葉氏妝說不記一字矣何以沐文章家反推許之也先生語解已刋望惠一本俾讀之汗出幸甚幸甚令東屏先生大名已耳熟之但未下荆州之拜小兒數年前訪雲石辱止宿計必參

覲美茶次章為序名

又答先生書

某昨辱程太醫傳自寄聲私心喜得此于素不相識之人因欲奉書以誌責沈程丈行速繼托渠宅附達蘭叟再来則某所附書未呈似而羣鴻戲海之帖忽出衘袖盥手莊誦筆畦墨徑究見典刑喜而且驚雖獲大貝南金不翅也雲石兄昆仲未記小生之先為銀邑人耶伯東伯大吾兄也族間之工時文如二兄者不少而共學

共經能共志同胞同舍作同年二兄之分然耳至不肖
輩于舉業越人章甫何所用哉然講明經學乃家庭夙
訓未嘗不介介于懷誠有如來翰之云者吾鄉自式車
姜介軒先生開其源式車吳菊園先生貢士沈毅齋先
生浚其流提幹許山屋先生考亭山長朱小翁先生式
車齊怡堂先生兄弟太常寺簿汪溪陽先生主簿胡餘
學先生數老先後相續不但文辭古雅而以近思錄為
四子之階梯以四子為六經之階梯必使人人習之適

来雖有較競病弄平仄者彼自彼此自此不相侔也所
以自今考川胡康國捐稼田創精舍聘宿儒以主明經
書院皆前輩之流風遺俗先生賜教有讀易編書解析
衷詩述傳句解禮記集義句解語孟口義富矣哉計平
生所得于經學甚侈發明經學甚精深県杆餘丹可仙
鷄犬某舊習書經然于諸經自幼聞之家庭及諸老講
明易由伊川論理外文公本義得宗旨矣後之解如蝟毛
難以別求其緒科舉廢比来人說易者多于是以名家

又不少要必于本易發得通貫乃可作文公素臣先生
所謂讀易編其即此乎抑別有見乎書解折衷良非易
事先生云書有當解者有不必解者有不可不解者因
其解而折衷之其見必的前是數年嘗與一老友商確
欲作書解提要如中星如閏法如地理如九疇征誓之
言誥詔之旨性命之藴刑罰之數秦之悔過魯之自治
風氣升降之分帝王讓爭之別華夸紛更之漸俱要區
別只禹貢地理難于臆斷者頗多未嘗經涉看得明白

何可擔當三江一條自不一其說況其他乎以是竟未脫稿先生折衷必有可傳者何時得一讀之為快某尋常讀詩只尊朱子集句而鳥獸草木之名參之呂記及嚴氏耳外此則其何為風何為興何為比先生所謂述傳句解應有得于言外者禮記非全經不過漢儒傅會之談先生所為集義句解必有以剖其得失也伏乞賜教謹白

黄求心賀先生發解啟

眷友弟黄某右某啟伏審較藝鄉闈登名天府聖天子

新賢能之詔求江浙之真儒老先生應俊秀之書肇新安之盛事斯文增重吾道有光恭惟定宇先生省元即會狀元學海老龍詞林彪虎文韜光而復歛四十年抱負之需時道大明而寖昌三千字縱横之待對著書垂世之雅志講業淑人之盛心運際休明氣難掩抑精一危微之旨㮚究三聖之淵源忠恕文行之疑大闡四書之閫奥誥詞深厚答問精詳立餘子于下風中有司之高選渺視紛紛之輩獨馳表表之名乘秋月而跨飛蟾

高折廣寒桂趂春風而驟健馬飽看長安花聽會試御

試之蜚聲為大州富州而出色風雲之會日月以需某

㓜焉筆硯之同窗老矣雲泥之異路盲人上郡從俗眼

之揶揄諸公登臺為知心而欣忭然此特文章之小效

從兹觀勲業之宏圖敢進祝規相期久遠聞太史奏有

日呈雲色之祥看狀元歸副水打石田之讖惟深賛慶

曷既敷宣

馮伯思復先生啟

安嶽馮坦右坦啟竊以游練帶之水尚欠摳衣柱翠織之裾首歷銜袖寵責山公之啟許論坡老之詩此意甚清其禮則過恭惟齋長新恩出羣孤鶴瑞世一麟道統有源處晦翁之闕里詩宗嫡派稱後山之故家月書非特占庠序之先旦評且數推鄉里之重駒隙不堪著眼麈談一笑掀髯甘安吾道之窮何羨此山之富隱居求志蔵器待時喜聞傑句之驚人快覩盛名之傳世某老無蟻夢苦有蛩吟吳蜀流離慣歷江山之萬里島郊寒

瘦堪憐風月之一錢帚莫比金字宜覆瓿尚須謄槀仰
干孔筆之删深愧閈藤徒費郢斤之斫眷言序謝需意
定交謹具啟申謝伏惟薰慈俯賜鑒念不宣謹啟

又復啟

伏以被命横經已蹈好為之戒摛文銜袖敢當溢美之
辭圭復以還珍藏惟謹恭惟新恩僉著識高而學博詞
贍而氣宏經籍幾百家研究隱奥精微之妙上下數千
載洞明盛衰消長之幾猶懷不自滿之心尚欲虛下交

之益陳安卿之居臨漳郡君實似之韋中立之待柳河東吾則豈敢愈彰謙施倍覺震兢某冒據鱣堂有愧鴻石誦子虛之賦徒嘆逸才贈美人之珠莫酬雅意匆匆攄謝負負矢詞伏乞台炤

曾弘齋復先生啟

伏以短書雙燕偶側入于文非良訊無金遼單提于譜引𦾔鳴蠅其已細玉抵鵲以何奢極佩謙渠稍抒摧謝恭惟定宇先生大宗爲汭者俊休陽源深流長稱門閥

雲霄之句守定光發兼文字德行之科早抗志于青氊
即研精于黄卷造車合轍待旦枕戈莊鵬運以摶扶垂
當立歲漢龍興而設學是亦亨辰既不為塲屋綴緝之
文因得肆槃窗討論之力英詞雄雅餘力滂葩念昔先
人没而可祭于社施于孫子文而擢第于官併賢書賢
關之彦踰二十人自一姓一村以来溢十九世匪但杜
鵑吟之可誦何必瀧岡表之能書吐以為經簡而有法
尚與憐于晚末使附語于卷終豈薄領卑官敢向兩尚

書而曷足或佛經賤氏可在諸先達之後塵蒭菲愛隆瓊瑶報侈高文成于嘻笑足窺綉口之奇華衮以爲褒稱惟覺汗顔之厚某納交差晚託好甚真已嚴什襲之藏庸效七襄之報讀后山先世之狀允謂重光羞子建七步之才倘蒙含垢

定宇先生墓誌銘

聖人之學至於新安朱子廣大悉備朱子既没天下學士羣起著書一得一失各立門户争奇取異附會繳繞

使朱子之説翳然以昏朱子没五十有三年而陳先生櫟生於新安生三歳祖母吴夫人口授孝經論語輙成誦五歳入小學即渉獵經史七歳通進士業十五歳為人師二十三而宋與科舉俱廢慨然發憤聖人之學涵濡玩索廢寢忘食貫穿古今羅絡上下以有功於聖人莫盛於朱子懼諸家之説亂朱子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餘數十萬言其畔朱子者刋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引而伸之其所未備補而益之於

是朱子之學煥然以明方是省惟江西吳先生澄以經學自任善著書獨稱陳先生有功朱子凡江東人來受學盡送而歸之陳先生然吳先生多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於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學遠而彰尊而明陳先生居萬山間與木石為伍不出門户動數十年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先生可謂豪傑之士矣先生字壽翁其所居堂曰定宇之堂其自稱曰東阜老人唐之季其先有諱禧者

自桐廬辟地新安居休寧之西三十里藤溪之上世多通人顯士今姓其里曰陳村云曽大父諱伯仝大父諱慶大父諱源長以春秋教授先生孝友剛正動中禮度不以勢合不以利交四方来學諄諄善誘延祐賓興有司逼迫就試既與貢當赴春官稱疾固辭其學大抵以朱子為歸其所嚴事曰黄常甫先生所與游曰方公回曾公涇以元統三年甲戌二月十有四日年八十三卒後五日配朱氏七十九亦卒皆無疾其卒也即初昏之

月又以是月癸未合葬所居之後山瑩朱氏有賢行家政無鉅細皆身理之不以勤先生先生得專力於學亦其配之助也子男二照勲孫男三埜圻基勲圻先卒女一嫁程怡曾孫男一鍫明年其孤以其父之執汪君炎彔所為狀介其門人朱爍請銘銘曰先生之學既博而約先生之行既專而静不為利疚不為名髙杜門空山與道游遨其書孔富其後孔茂八袠非壽與天地久

定宇先生行狀

先生姓陳氏諱櫟字壽翁定宇其自號也晚更號東阜老人其先葢有嬀氏之苗裔唐末避巢寇亂自桐廬遷新安者曰禧得地于休寧縣治西南三十里藤溪樂其山川風土之美家焉歿塟縣南禹山廟食其地逮今人稱禹山府君事之甚謹是為始祖後子孫蕃衍至數千指在宋時登科及第入仕者代不乏人族益大以姓名村藤溪之名罕稱焉曽大父諱伯仝大父諱慶大父諱源長皆不仕初大父天寵公田疇甲一鄉降及於曽横

罹凶禍以隳其業徙居鄉南五城逮考否極未泰而力
學不倦以麟經教授師之者衆有董子下帷之遺風德祐
乙亥五城驛道軍馬經行遂挈家還陳邨先生自幼頴
異不羣族祖通守公慶勉有知人鑑深期之方其脫襁
褓能言祖母吳氏口授所記孝經論語若古文歌詩之
類聞輙成誦五歲入小學所業皆覆記不忘七歲能通
經義比十有五即出而淑人自是刻意砌躬日勵於學
文以益進同郡溪陽汪公復宋名進士嘗主省監文衡

衆所推服晚年家居品題嚴澤課試以先生所課魁四經二千餘卷老成抑居其下莫敢瑕疵旹猶未弱冠也咸淳癸酉始就方州試以書經與待補選明年赴江東混試厄於病不果與試而還又明年乙亥則科舉廢矣先生於是慷慨發憤惟以著書立言為務於書無所不讀讀則一一反覆研窮必領其要而後已然必以諸經為本坐臥諷誦不輟至若朱子四書則貫穿出入尤所用意涵濡既久簡牘斯形于是語孟有口義書解有析

衷讀易有編釋詩以句六典有撮要三傳有節註大小
雅有釋于通鑑則約取其至要於通略則增廣其未備
大抵必以不倍先儒之説不失本文之意為主其用心
亦良苦矣延祐甲寅科舉肇興省年踰耳順無復進取
意而逼迫于有司之所推選黽勉一就江浙鄉試既試
即歸未幾以中選當赴都郡侯勸駕親抵邑邪庋不可
辭即日上道至行省獲辭以疾而歸杜門著書如故越
兩寒暑而四書發明成既而又編書傳纂疏禮記集義

等書其間發先儒未發之旨剖前輩未剖之疑不一而足閩坊購得其本皆刋行於世先生質實重厚剛毅鯁直其平日履操如玉無瑕居家處鄉雖温然和厚而莫不肅然敬憚於朋友不妄交不苟合然既内交至誠終久弗渝為文不事雕琢而波濤汗漫追配古作者人有所問無不即答答即無不詳備以是學者樂從之遊而先生亦能應接不倦各隨其資質而成就之其為學得于家庭之講貫為多最後始從鄉先生黄公常甫遊黄

公之學出于星溪萬菊滕先生滕之先璘珙二伯仲皆
為朱子高弟其流風餘韻之在是者得以優游而涵泳
之故其所就益精深且醇正也是旹鄉先達方公回曾
公涇旹號文場老手先生相與切磋甚為二公所敬服
曾公序其論語口義以文公忠臣稱之由今觀之世有
纂疏集成雖皆為四書羽翼然語錄無新舊之分衆說
有泛切之混章句集註反為所汩沒讀者蓋深病之及
發明出而此弊始掃謂之忠臣不亦宜乎炎祖於元統

癸酉秋詣先生以所著述求是肯方康強家居指教不一兹歲館寓相近方祈盡求聞所未聞孰知不疾而逝嗟乎曩者未及古文之際視書生廉慎如贅疣風俗甚不古逮今科舉既行儒風大振則前輩凋零已盡惟先生歸然學者方以為有所師仰而天不憗遺竟止於是豈不重可痛哉論者以先生懐抱道德不出用於世深為惜之然託遺經以立言闡聖賢之大道大有補於世教而無愧於古人不可朽矣他何足計哉以淳祐壬子

三月二十七日實生五城歿以元統甲戌二月十四日享年八十有三配朱氏生于大族慈柔勤儉得於天性事上鞠下皆可為法事無鉅細不以累先生而能充廣基業以裕其後可謂賢矣後先生歿之五日亦不疾而逝享年七十有九葢始而合卺終而屬纊皆前後甲戌二月其偕老如此人以為罕見焉子男二人照勲孫男三人埜圻基女一人嫁邑士程怡勲圻皆先卒曽孫男一人槃先生遵守家法命治喪不用浮屠至於地理之

說尤非所喜嘗自欲卜於所居後山先壠之側及是其孤從治命以二月癸未穿竁奉兩柩合葬以炎泉于先生久托好斯文命埜哀痛致辭委以狀先生之行將求天下之名能文者而請銘焉辭不獲敬為之次其實如右云謹狀元統二年甲戌二月丁亥汪炎昶狀

定宇先生贊

於戲先生生於宋季長於元初幼則頴悟涉經獵書知楊墨之惑世傷佛老之異途心乃契乎周孔志擬接乎

程朱古今貫穿理道涵濡遠宗虞夏邇逮泗洙析體用之毫髮審經權之錙銖補先儒未補之闕論史臣既論之餘於戲先生圓而不混方而不迂豪而不放謹而不拘非泥古執滯之文士實天下正大之丈夫知徽州府事金石拜贊

謝揭學士撰定宇先生墓銘啟

伏以學師朱子先美未彰文配韓公豐碑有耀存亡均感遠邇咸稱竊惟心無古今跡有隱顯故雖心乎古學

豈能使令人之悉知葢由跡本隱居正須待顯者之提
掇况在深山之寒士尤資名世之鉅儒伯牙鼓琴非鍾
子期之聽而孰察左思作賦必皇甫謐之序而始傳固
宜奏流水之音因可貴洛陽之紙斯僅長于一技尤不
泯於千年矧惟先子之存寔竭終身之力耕經獵史人
皆推後進之範模著書立言志欲作先儒之羽翼雖已
流傳而刋布孰能特達而品題忍嘉禾稊稗之同生則
美玉碔砆其曷辨既没世不無遺恨在嗣子未獲良圖

遂集同門博詢誌墓僉謂蘇長公之在宋不輕泛於銘文又謂柳公權之居唐尤貴重其書字乃憑良友之遠行特走京師而懇請比蓋伏遇監丞學士曼碩先生西江派遠北斗望隆一字衮褒燦若分輝於五緯片言昺重粹乎致意于諸經抉雲漢以成章驅波濤而入筆遂託萬鈞之力特禁一介之微不諛匪劉乂之敢譏無愧豈蔡邕之可比推其餘潤表此新阡足發幽光永傳不朽某恭承嘉惠無忝所生逝者欣然端可慰還家之鶴

謝誠齋爾譬諸存告朔之羊徒知伏楮以懐慙汞果詣門而展敬甚爲感佩莫究敷陳倪士毅代作

勤有堂記

先師陳先生淳祐壬子二十有四始自縣南五城復居陳邨又幾三十年積累書會之俸始成新居於阜東之下而扁其堂曰勤有取諸韓公示兒詩語以詔来昆也先生未弱冠已蜚聲鄉校里老朱公楚材竒而器之妻以族女寔恊心媲德以成其家攻書田筆耒歳之入也

蠶績亦參之一焉是以先生既成其屋廬矣畢婚嫁長孫曽為科第著述為邑里儒者第一元統甲戌先生年八十三妣年七十九先後六日而卒末二十年淮兵起屋以毁壊歲丁未先生曽孫鑒授徒於鄉以前翰楊仲弘之子所書勤有堂記榜揭于寓屋復先生之業比其權輿也歟鑒謂朱升辛勤三十年始有此室廬韓公詩也詩書勤乃有亦韓公詩也觀吾家堂銘者感而弗辯幸為記以昭之升事先生二十餘年誼莫重焉楚材公

吾曾祖諸從也屬莫親焉宜記者莫我若也蓋以其妣
始居其家則舉先生夫婦成家之故寔勤有之言以為
告者宜亦莫此若也韓公二詩蓋當時士習昔人評之
茲無庸論然以勤而有怠而廢不特屋廬二事為然第
于二事中在吾儕亦不可不知所先後耳子其試之抑
又有進于是者聖人繫易于豫之上六曰冥豫成有渝
無咎于升之上六曰冥升利于不息之貞先生心學有
出于韓公詩語之外此升所得于先生者不可以不告

也少陵贈王砅詩曰我之曽老姑爾之曽祖母鳳雛無凡毛五色非爾曹子其勉之

定宇先生祠堂記

自徽國文公得河南兩夫子之傳斯道復明於天下及門之士厭飫其說葢充然各有得焉顧未一再傳能不失真者則已寡矣定宇陳先生生文公之鄉崛然起厭俗學之陋直以公為師其學之博葢無理不窮卒歸于至約其行之篤葢無事不核必底于大中然生當叔季

未有能知其德美者先生亦遯世無悶日以著述為樂由是文公之言微者彰略者備離之者一溷之者瑩學者有所恃而不畔於聖人先生之道雖不大顯于時然紹前啟後之功則有不可誣焉者矣先生家窮之休寧陳村故宅在焉族人以蕃至四世孫旬居益貧始不能自存而為里人所據族孫彥威毅然率旬之子洪白有司請復之知府事福山孫遇及廵按御史甫田陳叔紹相繼下令俾縣官出公帑歸地于陳而彥威又率族人

性初等鳩材募工建祠其中每歳正月二日合族人等奠獻禮復本先生意以八月一日祭始祖髙山府君奉以配焉葢于今三十年矣未有記之者彦威之孫縣學生滎具始末屬之敏政謝不敢當請益堅則惕然以告曰於戲道未始一日亡于天下而人之獲聞斯道則有說焉自宣聖以博約之訓畀顔子以一貫之說告曾子而子思之明善誠身孟子之知言養氣後先立教如出一揆盖知之真則其行也達行之力則其知也深兩者

並進如環之循然後作聖之功可圖而道可幾也去聖既遠百家肆出為世大蠧至程朱氏而後絶學以傳從事其遺書者葢多以聞道自詭所謂知之真行之力者其孰可當其人耶是固有非末學所敢議而百世之下號文公世嫡則先生其人矣或乃以訓詁之儒疑先生是豈善論其世者哉彼訓詁者或夸多鬬靡而流于迂或强探力索而習于鑿或單詞隱語而入于恠間有一二之得亦所謂偶然之知爾先生之書具在竊伏窺之

其言約而義精其文贍而味永非有聞于斯道能允然
其若此哉不以真知為學而揹訓詁者為知不以達道
為志而推愿慤者為行是何足與論先生而究斯道體
用之大全也哉因先生以求文公遡河洛上窺洙泗圖
無愧于兩間固士之責亦先生所望于學者鄉邦小子
尤不可不勉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人以之又
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陳氏以之祠成于景泰壬申之
歲力多出彥威而禜與鰲焉能讀先生之書後當有聞于

時者其追遠嚮道之誠出流俗遠甚法當書之性初以

下與有勞費者悉附名石陰邑後學程敏政撰

理學名儒坊傳

布衣陳櫟元儒字壽翁藤溪人三歲祖母吳口授孝經

論語輒成誦五歲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業十五為人

師致力于聖人之學貫穿古今羅絡上下所造精深醇

正懼諸家之說亂朱子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

禮記集義讀易編讀詩記爾雅釋六典撮要三傳節註

增廣通略諸書為人質寔厚重剛毅鯁直于朋友以敬合凡江東人受學者盡歸之稱定宇先生詳見郡誌儒林傳及揭文安傒斯墓誌銘同邑後學范涞撰

定宇集卷十七

跋

自庖犧氏乾坤二畫肇萬世文字之祖厥後六經四子炳垂天壤凡君公至于士庶莫不崇奉率由他若騷賦詞章名家代有雖其菁華藻采亦自蔚然可觀而究不足以法傳者則以文乃載道之器學者苟於聖賢之道未聞文即極工終若玉卮無當也新安篤生子朱子由周張二程上接乎孔孟之統一生著述不下百餘萬言無一字一句非闡發聖賢理道者故其為文朗如星日

沛如江河屹如山嶽堂堂正正顛撲不破逮子朱子没新安士大夫幸生其鄉得聞緒論宋末明初名儒迭出一時競稱吾郡為東南鄒魯而吾邑陳定宇先生首推子朱子世嫡焉葢先生生於子朱子之後僅五十有三年世邇而居近知真而信篤見當時人士浸淫子静之學術厖雜同甫之事功反覆辨析不遺餘力一生著述亦不下百餘萬言亦無一字一句非闡發子朱子理道者堂堂正正與子朱子先後一轍如四書發明書傳纂

疏禮記集義讀易編讀詩記三傳節註等書其有功於
經傳不具論即其隨録有云象山之學寔流為禪專以
覺悟訓學者而詆斥濂溪伊洛有禪家呵佛駡祖意明
眼覷破已使陸無遁形而吾邑後起名為宗朱者尚有
云儒者曰其學似禪釋者曰我泫無是為象山分解者
更有著道一編迷惑學人者藉非先生懃懃懇懇羽翼
紫陽後之人雖欲闢子朱子之説其孰從而求之况今
之學者更不可問矣目未覩子朱子之書樂姚江之便

徒信其晚年定論一編及以為朱之初尚不逮陸雖明季陳清瀾先生著有學蔀通辨考其年月糾其顛倒足破誕妄之奸然辨駁頗多發明殊少則人猶未知子朱子之所以集諸儒大成而上接孔孟也邇年崑山徐司寇既刻先生尚書纂疏于經解中而先生族孫毅軒書崖二公今又梓先生文集行世遂使千百世後之學者讀先生之文確然深信子朱子之所以當遵異端之所以當黜而由濂洛以遡洙泗無歧途無迷津則先生祖

孫均有功於聖賢道統之傳顧不偉歟抑儀十三世祖仲翔公諱龍生宋咸淳乙丑少先生十四歲潛心子朱子之學元至大中為青陽教諭崇祀名宦詳載郡邑志及家譜實受業於先生之門茲穀軒公又以先生文集見委跋尾而儀末學小子亦得掛名集中是又寒家祖孫之私幸不僅為千百世學者幸而已也

定宇集跋